



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

◎ 邢福增

衝突與融合

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

之命

五口來百
湖中時歲
最大吃糊三
為海盡塗萬
為上百去六
客和時千
死味亡日
白身空若
玉何上無
黃落穿度
金在入間

道天務宣



馬禮遜與基督教

200



衝突與融合

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

◎ 邢福增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衝突與融合：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 / 邢福增著. 一初版.
—臺北市：宇宙光全人關懷, 2006 (民 95)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57-727-275-1 (平裝)

1. 基督教-中國-歷史-論文, 講詞等

248.207

95008930

衝突與融合：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

定價 320 元

作者：邢福增

總策劃：林治平

召集人：林治平

副召集人：魏外揚

編輯委員：王爾敏、查時傑、章開沅、馬敏、吳梓明、李金強

責任編輯：宇宙光文字部

發行人：林治平

出版發行：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

電話：(02)23632107 傳真：(02)23639764

郵政劃撥：11546546 (帳戶：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)

網址：<http://www.cosmiccare.org/Book>

承印廠：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

經銷商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(02)82275988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12號

2006年7月初版一刷

2011年9月初版三刷

版權所有，無論全書或部份內容翻印、轉載、或以廣播、錄音帶等方式使用本書內容時，皆須事先告知本社，並於使用時註明出處；如在著作或任何形式發表時，簡短的引用本書內容則只需註明出處。
(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)

Printed in Taiwan

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·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合作出版



目錄

Contents

自序：一路走來	7
【一】東西文化之一貫	27
——「儒者基督徒」范子美(1866-1939)	
一、導言	
二、「反儒」與「啓蒙」	
三、東西文化之一貫	
四、結論——通往「現代」之路	
【二】二十世紀初年的「基督教救國論」(1900-1922)	71
——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一例	
一、前言	
二、中國教會的時代處境(1900 - 1920)	
三、五四運動前的「基督教救國論」	
四、五四運動後中國教會對處境的體認及回應	
五、結論	



【三】王明道與華北中華基督教團 103
——淪陷區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案研究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華北中華基督教團
- 三、王明道與華北教團
- 四、合作者與抵抗者的不同考慮
- 五、代結論——「淪陷」經驗與中國教會

【四】恩典與善行 175
——基督教救贖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

- 一、導言
- 二、中國文化對「救贖」的理解
- 三、基督教救贖論的異質性
- 四、回應的立場



- 【五】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趨向 201
——以美國及台灣為例
一、美國
二、台灣地區
三、小結——建立中國基督教史學統的呼籲
附錄
- 【六】晚清教案與反教思想研究述評 239
一、前言
二、「反洋教鬥爭」論述模式
三、「傳統文化反教」論述模式
四、從宏觀到微觀——教案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
- 【七】本色化與民國基督教教會史研究 263
一、本色化的概念及在中國教會史研究的應用
二、非基督教運動與本色化的關係
三、本色自立教會



四、本色神學的建構

五、未來的展望



馬禮遜與基督教

200



衝突與融合

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

◎ 邢福增



目錄

Contents

自序：一路走來	7
【一】東西文化之一貫	27
——「儒者基督徒」范子美(1866-1939)	
一、導言	
二、「反儒」與「啓蒙」	
三、東西文化之一貫	
四、結論——通往「現代」之路	
【二】二十世紀初年的「基督教救國論」(1900-1922)	71
——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一例	
一、前言	
二、中國教會的時代處境(1900 - 1920)	
三、五四運動前的「基督教救國論」	
四、五四運動後中國教會對處境的體認及回應	
五、結論	



【三】王明道與華北中華基督教團 103
——淪陷區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案研究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華北中華基督教團
- 三、王明道與華北教團
- 四、合作者與抵抗者的不同考慮
- 五、代結論——「淪陷」經驗與中國教會

【四】恩典與善行 175
——基督教救贖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

- 一、導言
- 二、中國文化對「救贖」的理解
- 三、基督教救贖論的異質性
- 四、回應的立場



【五】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趨向 ——以美國及台灣為例	201
一、美國	
二、台灣地區	
三、小結——建立中國基督教史學統的呼籲	
附錄	
【六】晚清教案與反教思想研究述評	239
一、前言	
二、「反洋教鬥爭」論述模式	
三、「傳統文化反教」論述模式	
四、從宏觀到微觀——教案研究值得關注的課題	
【七】本色化與民國基督教教會史研究	263
一、本色化的概念及在中國教會史研究的應用	
二、非基督教運動與本色化的關係	
三、本色自立教會	



四、本色神學的建構

五、未來的展望

自序：一路走來

曾經在不同場合被問到：您為何會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研究？我的回答是：這是上帝的呼召與揀選。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一直很抗拒用「上帝」來作事後歸因的工具，因為「上帝」往往在這些「口號」中，被約化成動聽卻又空洞的命題，彷彿解釋及說明了一切，但卻又甚麼也沒有解釋。因此，現在我對上帝的呼召與揀選的體認，並不是利用「上帝」來合理化或支持自己，而是在回望個人歷史後的衷心表述——一切盡是感恩。

屈指一算，原來自己投入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這領域已二十年了。二十年前（一九八六年），我還是大學本科三年級的學生，在修讀王爾敏老師的「中國近代史」時，選擇了以近年來華西方傳教士作學期論文的方向，現在重讀這篇文章，當然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，但無論如何，這是筆者決志進入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所呈交的第一份作業。

回想起來，當年的志向並非無跡可尋的。這可從三方面來說明：第一，對中國的感情；第二，對歷史的鍾愛；第三，對耶穌基督的信仰。

我在香港這殖民地出生成長，儘管自少父母便教導我的籍貫是「海南文昌」（嚴格而言，一九八八年前，我的籍貫是「廣東文昌」，因為海南是在這一年建省的），但「故鄉」對我而言，除了自少便可以在家品嚐美味的「海南雞飯」，以及跟家中長輩用「方言」溝通外，便再沒有具體的內容與意義。小學時，母親帶我到尖沙咀火車總站迎接從鄉間來港的親人，偶爾母親回鄉省親，也會在紅磡火車總站跟她告別。但到底鐵路的另一端是個怎樣的世界？我是從來沒法想像的。現在仍殘留在腦海記憶的印象，就是當我生病時，母親帶我到海員工會（父親曾當海員，加入了左派工會）的診所。那時文革仍沒結束，診所內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我完全不明白的革命口號。當然，還有那個既不陌生但又絲毫沒有感情的毛主席肖像。

另一個至今仍沒忘掉的記憶，是一九八〇年在家中看電視播放審訊「四人幫」的過程。江青說「和尚打傘——無法無天」、「我甚麼都不知道」的神情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不過，文革及四人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我也摸不著頭腦。那年唸高中，開始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，也曾經在課堂上聽老師談近代中國歷史的苦難。那個年代的香港，高中只有修文科才會讀中國歷史，但中學會考的課程卻把中國歷史分成甲乙丙三組，學生只要選擇兩個組別來應考。聽說是因為內容較難，絕大多數的老師都不會選丙組（清代至近代）。我很慶幸我的母校（一所天主教中學）的老師，為我們開設乙丙組。因此，我得以在課堂上認識中國近代歷史。升上預科後，教中國歷史的老師

自台灣大學畢業，他用了大部分時間來講近現代歷史，並聯繫到當前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現況。我深受其濃厚的民族情懷感染，開始迷上中國近現代歷史。

現在回想，從高中至大學階段，對中國的情感是浪漫及激情的。記得讀到「五四」運動時，我常有生不逢時的慨嘆，多少次幻想自己化身為北大青年，振臂高呼，為國捐軀，死而後已。讀大學時聽到「放認關爭」（放眼世界、認識祖國、關心社會、爭取權益）的口號，更教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，有著許多的夢想。不過，「一九九七」問題出現後，我更進一步面對及思考中國。我不能再在「殖民地」說關心中國，而是將要面對自己成為「中國」的一部分。這個認識既痛苦但又是必須的。

考大學入學試（一九八三）前，「一九九七」成為香港的「社會事實」。其實，我很早便聽到中國政府會收回香港。那是讀小學的時候，不知是甚麼原因，有天老師竟在課堂上跟我們（才小學生呢）提及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九七年，英國人便不再管治香港，人民解放軍將南下接管。我現在仍記得當時聽到老師這番說話後，在腦海中想像自己站在街上，目睹解放軍進入香港的情境。不過，小學生的世界，又怎會容下這些國家大事？連環圖、模型等玩意兒，才是我的童年。小息鐘聲響起，「九七」便拋諸腦後了。

進入大學後，中英兩國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會談。「愛國」的討論，成為校園內熱門的課題。《苦戀》等「傷痕文學」總教我愛不釋手，其中白樺「我愛我們這個國家，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，可是這個國家愛我嗎？」差不多成為當時的

「金句」。然而，我逐漸發現，「苦戀」式的慨嘆，並不能幫助我們面對中國。在殖民地成長的我，愈益明白到中國不僅是文化與歷史，也是不能迴避的現實。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在大學本科，會瘋狂地愛上中國近現代歷史。我的選科策略是完全不讀古代史，而把所有與中國近代及現代史相關的科目（包括思想史、經濟史、對外關係史等專史）都一併修讀。希望能從歷史研究中增進對近百年中國的瞭解。我甚至選擇副修政治與公共行政，以「比較政治」（民主及共產政權）與「香港」作副修學位試的內容。認識中國不能單靠感情，而是必須具備知識基礎。

鍾情歷史

一九八三年九月，我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。我為何會主修歷史系呢？雖然我在高中開始喜愛上中國歷史，但對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人而言，選擇大學本科主修基本上仍是以大學入學試的成績來決定。我仍記得接過高等程度會考成績單的一刻，第一個浮現的問題便是，歷史系取錄我的機會是最大的。但唸歷史系嘛，難道將來要作歷史科教師？這卻我從來沒有想過的。我不諱言我喜愛歷史，但我也從來不會隱藏我報考歷史系的主要動機，完全是為了能進入大學的門檻。

中學階段的歷史研習，跟大學階段是完全兩碼子的事。本科一年級我仍以預科的方式來學習，成績差強人意，我陷入極大的困擾。同時，我也對讀歷史這門學科產生懷疑——治史究竟有啥意義？我形容這是一場「史學危機」：歷史只是幫助我們在遊覽古蹟舊物時，比別人多一點的歷史背景，供我們發思